

克雷格·基纳博士，使徒行传，第一讲， 作者身份、日期和类型

© 2024 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 1 节，作者身份、日期和流派。

新约中有许多书信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处理特定的问题。

我们有福音书，可以更多地向我们展示我们主的生活。但新约中有一本书实际上以叙述的方式描绘了早期教会的生活。本书的主题是早期教会的使命，以及他们如何履行耶稣的使命并遵循他的伟大使命。

我们在使徒行传中找到这一点。我们将以相当长的介绍来开始使徒行传，以提出主要主题。然后我们将稍微不那么详细地浏览和采样使徒行传的某些部分。

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称之为路加福音第二部分，因为路加福音在使徒行传中如何延续是非常有意义的。路加福音是耶稣开始所做和教导的一切。使徒行传展示了耶稣如何通过他的追随者开展工作。

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许多教会的开始。因此，在考虑保罗书信的背景时，它很有用。例如，罗马书是指一个混合教会，曾经只由外邦人组成。

帖撒罗尼迦人的教会因相信另一位君王耶稣而受到迫害。好吧，雅典人，这并没有进入正典。但无论如何，我们得到了许多信件的背景，尽管这不是使徒行传的最初目的。

它以这种方式帮助我们。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的作者问题。如果不看我们的叙述，我们确实无法讨论使徒行传的作者身份。

大多数学者认为《我们》的叙述是保罗的一位同伴所写。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但一些学者提出异议。

这也是有原因的。你可以看出我的立场，因为我对其中一个提出了充分的理由，而我只对另一个提出了充分的理由。但无论如何，“我们”部分的叙述要详细得多。

关于在腓立比度过的几周时间，比在哥林多停留 18 个月和在以弗所两年多的时间要详细得多。此外，我们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结束。1610 年及之后，我们开始从特罗亚迁往腓立比。

保罗和西拉离开腓立比后，我们就分手了。但多年后，当保罗在使徒行传第 20 章回到腓立比时，无论何时有任何旅行，我们都会再次开始并基本上继续到使徒行传的结尾。我们留在后台。

仅在必要时提及第一人称以包括他自己，而无需通过提及他自己、提及他正在做的事情来进行详细说明。他刚刚被纳入该组。现在，有些人对“我们”的理解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我们”不同。

我们通常指的是我自己加上其他人。但是，你知道，作为学者，我们通过使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来谋生。不幸的是，有时会让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

因此，我需要解决有关我们的其他观点。有人说那一定是虚构的我们。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路加所描述的保罗的思想与保罗书信中所描述的保罗的思想不同。

嗯，这有一定道理。没有人说使徒行传是保罗写的。显然，卢克是一个不同的人。

但他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以至于我们必须假设他不可能认识他或不可能与他一起旅行。毕竟，如果我的一个学生要写一本我的传记，而且，你知道，你会看到他们选择强调的内容，他们选择强调的关于我的内容可能会与我选择强调的内容不同。强调我。事实上，学者们经常看到路加对保罗神学的描述和保罗自己对保罗神学的描述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他们说，在使徒行传中，保罗赞成律法，而在保罗的书信中，保罗反对律法。法律。

嗯，这是对保罗的非常有倾向性的解读。我不会说它的历史来源，但我会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多数保罗学者都否认了这种观点。他们不再说保罗违法了。

因此，使徒行传学者们试图利用这种对比来区分路加的保罗和保罗的保罗，他们需要赶上他们的保罗学术。但无论如何，为什么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虚构的我们呢？在小说等虚构文献中，我们有虚构的“我们”或虚构的“我”。在历史著作中，通常没有虚构的“我们”或虚构的“我”，而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使徒行传中有虚构的“我们”或“我”。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它的历史性，但大多数人都同意使徒行传是一本历史专著。这是一部古代史学著作。20世纪初哈佛著名古典学家阿瑟·达比·诺克爵士说，他最多能想到历史文学、非虚构文学中虚构使用第一人称复数或第一人称句号的例子。

在几乎所有历史作品中，第一人称都意味着作者声称在那里或作者声称正在写作或类似的东西。而且，如果是虚构的，为什么只在这些地方是虚构的，以至于在腓立比出发又在腓立比接续呢？而且都是这么不起眼的地方。我的意思是，你会认为我们会完成整个叙述。

我们本来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本来可以在空坟墓前。我们本来可以参加五旬节。

但作者不能这么说，因为显然观众知道作者是谁，他们知道作者何时与保罗在一起以及何时不与保罗在一起。我们以一种非常隐晦的方式出现。作者并不想把出席的事小题大做。

作者只是将他自己包括在作者在场的地方。有人说这不是虚构的，尽管有些人说，嗯，我们在海上航行中存在虚构的存在。学者们对此给出了非常有力的回答，他们表明大多数我们的航行中都没有“我们”。

当我们在那里时，通常是因为作者声称在那里。海上航行之外，与海上航行内部是一样的。因此大多数学者都拒绝了这种做法。

但也有学者说，好吧，这不是虚构的。它属于一本旅行日记。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它可能属于一个请记住，卢克在他的第一卷的开头提到了许多可能的来源。他提到了获得目击者的材料。据推测，他收到的许多材料可能都是以第一人称形式出现的。

但他在其他地方都没有保留第一人称形式。为什么卢克会在此时，而且仅在此时，成为该材料的无能编辑？如果有正在使用的旅行日记，这不是更有可能是卢克自己的旅行日记吗？所以，如果它是一本旅行日记，包括我们在内，那一定是卢克的旅行日记。在其他古代文学中，我们通常指我们，就像今天一样。

因此，我们不会让简单变得复杂，而是让它变得简单。通常，我可以说我在学术上有着强烈的共识。在这一点上，存在争论。

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个案例足够有力，我想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案例。但我们预设的这个同伴是谁呢？这个第一人称声音是谁？嗯，我们知道有些人是和保罗一起去的。

在歌罗西书 4.10 和腓利门书 24 章中，他提到阿里斯塔克斯和他一起在罗马。然而，亚里达古与使徒行传第 27 章中的第一人称有特别的区别。所以，这是与亚里达古和保罗在一起的人，但不是亚里达古。

可能是以巴弗。以巴弗也在罗马与保罗在一起，但利加斯谷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你可能会认为以巴弗在利加斯谷（Lycus Valley），他工作最多的家乡教会。你可能认为这会出现在《使徒行传》的某个地方，但那里对利加斯谷没有兴趣。

底马也在罗马与保罗在一起，但传统说他没有坚持下去。提摩太后书 4 章说，底马离弃了我。所以，使徒行传很可能不是他写的。

我认为，现在还有另一位通常不会被提及的强有力的候选人，那就是提图斯。提多是保罗的亲密同伴。由于某种原因，《使徒行传》中没有提到提多的名字，除非他与提摩太是同一个人，我的一个朋友认为这一点。

但我个人认为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反对这一点，其中之一是我们有1和2提摩太和提多是分开的。但无论如何，我认为提图斯可以成为候选人。问题是，当保罗列出他在罗马的同伴时，提多并不在其中。

所以，有一位同伴被列在罗马，但在《使徒行传》中没有被提及，那就是路加。毫不奇怪，早期教会一致认为路加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有趣的是，你会期望如果有人要编造一个关于某个作者的传统，他们会编造一个非常杰出的作者。

卢克并没有那么突出。因此，外部证据和内部证据一起都支持路加是作者。有时当你谈到一部作品的作者时，你只是使用传统的常规作者的名字，因为你没有更好的名字可以使用。

但在这种情况下，当我说路加时，我个人确实相信路加是作者。嗯，作者的传统非常牢固。古典主义者通常从外部证据开始，这里的外部证据非常有力。

传统是卢克。反马吉安派的序言实际上说这是来自安提阿的医生路加。歌罗西书 4:14 确实适合路加作为一名医生，尽管根据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到的内容，我不相信他来自安提阿。

上面说他一直单身，并在希腊的维奥蒂亚去世，享年 84 岁。我不知道其他一些细节，但这确实符合卢克是作者的证据。我们从 2 世纪末的爱任纽、2 世纪末的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奥利金和德尔图良那里得到了更有力的证据。

现在，无论路加在《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中向谁讲话，他们都知道作者是谁。他不必说明他是谁。他可以在序言中说“我”。

他可以稍后说我们。大多数收到此类作品的人都知道作者是谁，并且不一定要在正文中注明。有时是，有时不是。

就路加而言，我们知道至少有一部分他的听众，他的奉献者，作为他理想听众的一部分，名叫提奥菲勒斯。西奥菲勒斯无疑知道作者是谁。因此，这本书不必提及它，但通常作者身份是最后被遗忘的细节之一。

因此，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可以将这一点传承下去的几代人，我们谈论的是一致同意。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准确地传达，罗马帝国的不同地区就会出现不同的假设，但我们是一致的。此外，公元 175 年至 225 年之间的一份纸莎草纸 P75 将这本福音书称为《路加福音》，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同一位作者写的。

路加福音在传统上并不突出，但作者传统却是一致的。谁会发明一个非使徒和非目击者作为耶稣的作者？我们没有证据反对它。这符合我们对卢克所知甚少的情况。

有趣的是，虽然这纯粹是一个附属论点，但许多医学文献中常见的术语也可以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中找到。霍巴特指出了这一点。吉百利后来正确地指出，其中许多术语也出现在非医学文献中，因此它本身并不能真正为医学作者提供理由。

但正如吉百利所指出的那样，学者们有时会忽视，这与作者是医生是一致的。现在被引用的许多早期学者，如德贝柳斯和其他人吉百利，对路加和作者身份非常积极，而不是消极。大多数这些术语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

哈纳克指出了这一点等等。但是最近有一些研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韦斯和莱德以及其他人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嗯，这与医学作者的可能性是一致的。作者身份。

传统是卢克。如果是路加写的，那么如果是与保罗在一起的路加写的，根据歌罗西书 4.14，他就是一位医生。所以，我只想说一些关于医生的事情。

古代医家中，存在着一些迷信。还有一些真实的经验数据。所有这些都混合在一起，因为你显然没有在患者身上进行所有自己的实验。

你们有传承下来的传统，其中有些是准确的，有些是不准确的。你读了很多长辈的自然史，他正在谈论治疗这个或那个的假设疗法。其中一些，你知道，你知道，你用所有这些不同的东西磨碎犀牛的眼球，但没有人能够掌握，而且可能没有人能够尝试过。

但无论如何，也有一些事情，人们根据他们与患者的经历所做出的真实观察。你可以看到萨罗尼斯的妇科、盖伦和希波克拉底文献等中的一些内容。但当时医学思想有多种流派。

其中之一实际上被称为卫理公会学校，与今天的卫理公会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许多不同的思想流派和不同的医学方法。他们没有 MCAT。他们不需要参加医学院的考试。

他们没有医学院。您将在另一位医生的指导下当学徒。嗯，他们确实有一些地方可以让你接受医疗培训，但没有认证。

所以，你知道，有些医生可能是好医生，有些医生可能是坏医生。但无论如何，人们一致认为这本书与路加福音是同一作者。而且风格是有教养的风格。

这不是高度修辞性的。这不是来自精英阶层。这是一个更流行的水平，但它也不是来自我们写普通纸莎草纸和商业文件的那种几乎没有文化的人，我们发现这些文件经常由抄写员执行。

有些人几乎无法签下自己的名字。卢克远远超出了这个水平。与我在写四卷注释之前的预期相反，在我写注释之前，我认为路加的修辞水平可能比保罗更高。

但在读完使徒行传和保罗的书信之后，我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保罗实际上是在更高的修辞层面上工作。通常在书信中你甚至不需要这样做，但保罗却这样做了。

路加在使徒行传中也是这么做的。尽管如此，卢克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并不是没有受过教育。

他定期改进马可福音中的语法。如果我们看一下作者的背景，假设是路加，我们可以了解一些关于医生的信息，嗯，医生是男性和女性都参与的职业之一。因此，路加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可能会接触到有技能的女性，这很符合我们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中读到的内容，他尊重女性。

他比当时大多数描写男人和女人的同时代人更具包容性。医生常常是奴隶。通常，他们是希腊人，并且通常受过一些教育。

是的，那时你可以教育奴隶。奴隶文化与其他一些环境不同。一些有奴隶的家庭实际上有一些训练有素的富裕家庭奴隶。

有时他们为奴隶主管理庄园等等。一些犹太人反对使用医生，并说你只需要依靠上帝。但城市希腊化犹太人接受了这一点。

因此，卢克可能不会因为他的职业而在他经常去的地区（通常是城市）面临太多偏见。那时还没有专业的历史学家。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职位描述。

医生受过教育。保罗有时会生病。私人医生通常是一个人最亲密的知己。

因此，一位医生与保罗一起旅行是有道理的。但医生可以成为历史学家，因为医生受过教育。一位学者洛夫戴·亚历山大教授认为，卢克的序言符合你对科学作家的期望。

因此，并不是路加不是历史学家，而是路加是更科学的历史学家，而不是更修辞的历史学家。但无论如何，没有专业的历史学家。他们是演说家或者其他什么也只是书写历史的人。

有些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书写历史，但通常，他们是拥有足够财富或支持的人，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对卢克的反对。嗯，主要的反对意见之一是保罗书信的细节差异。

但历史学家只要正确地描述了事件，就可以允许细节上的差异。当你比较其他历史学家所写的古代人物和他们所写的人物时，你会遇到与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相同的情况。你有西塞罗的信。

然后还有写过西塞罗的历史学家。正如一些古典主义者所表明的那样，情况大致相似。人们说，好吧，卢克有道歉的议程。

这是真的。然而，保罗也是如此。他们都带着特定的议程写作。

因此，细节上的差异实际上并不比我们所期望的历史学家有选择性地记录一个人的生活。一位历史学家有自己想要强调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编造了事情。

这意味着他们强调了他们认为对自己的受众来说最重要的内容。我相信路加的书信比保罗的书信写得晚。所以，无论如何，我认为，对于一个有古典背景或从事古代史学研究的人来说，真正令人震惊的是，我读过古代历史学家，我读过古代传记，我读过古代史学。这些古老的资料和古代信件，西塞罗的信件，塞内卡的信件等等。

令我惊讶的是我们之间的对应程度。特别是考虑到路加似乎并不知道保罗的大部分书信。这不是他的主要来源。

他不需要这个作为主要来源，因为他认识保罗，而且他认识认识保罗的教会。因此，他有比信件更直接的信息可以信赖。例如，如果您依赖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书信，那么您就会包含使徒行传等书中所缺少的很多内容。

神学差异是另一个反对意见。我之前提到过。路加福音比较笼统，不太具体。

这是一个流派的问题。再说一次，人们指出的最大的神学差异实际上可能不是差异。这是几代人之前对保罗书信的误读。

大多数差异都是侧重点问题。我们确实有一些细节不同，但同样，按照古代史学的标准，这些细节非常小。作者背景。

那么我们从地理上可以看到，就是路加福音中的地理元素。作者知道爱琴海地区非常关心该地区，并且喜欢报道事情。因此，无论如何，他的读者可能会聚集在该地区或他的核心读者中，但这并不是说他不欢迎其他读者。

此外，他对巴勒斯坦沿海地区也非常了解。他熟悉犹太海岸，这适合保罗的旅伴。他的地理知识似乎在犹太和加利利内陆地区变得较弱，这再次适合与保罗一起在我们在使徒行传中读到的地区旅行的人。

你知道，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及后续章节中，他没有与耶稣同行。因此，安排这些细节是另一回事。所以作者可能来自爱琴海地区。

作者的背景是犹太人或外邦人。好吧，如果他是歌罗西书 4 章 14 节中的路加，与保罗一起在罗马，那么考虑到该段落的背景，他很可能是外邦人。虽然罗马书 16 章里有一个路加看上去是犹太人，但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他似乎并不熟悉所有巴勒斯坦犹太人的习俗、犹太和加利利的习俗。所以，如果他是犹太人，他很可能是散居国外的犹太人。他可能来自朱迪亚和加利利以外讲希腊语的地中海犹太社区。

但他前往耶路撒冷，根据我们在使徒行传第 20 章和保罗书信中看到的内容，我们将其放在一起，并与外邦教会、侨民教会的代表一起前往耶路撒冷，但外邦人带来了这些奉献。所以他很可能是一个外邦人。他对《七十士译本》的前后顺序了如指掌。

因此，如果他是一个外邦人，那么他可能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在皈依耶稣为弥赛亚之前曾在犹太教堂里待过一段时间。尽管他可能只是后来才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从未神论者那里皈依了。

我没有教会背景。我想我曾经参观过天主教堂，但我没有真正的教会背景。我对基督徒信仰的了解确实有限。

我知道他们相信三位一体和石像鬼。他们对基督教了解不多。但是，你知道，我从更大的社会中学到了什么，我听说过什么。

但在我皈依之后，我不得不开始临时抱佛脚，因为主日学校的小孩子比我更了解圣经。于是，我开始每天读 40 章圣经。如果你这样做，你就可以每月读完《圣经》或每周读完《新约》。

我最终赶上了。但使徒行传中对敬畏上帝的人很感兴趣。因此，卢克可能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这似乎是合理的。

许多学者认为这对于他的目标受众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肯定地说他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但我倾向于认为他可能是一个外邦人。

因为我认为他可能是歌罗西书 4 章 14 节中的路加福音。他的目标受众。嗯，今天我们通常会认识到，许多重要的基础性作品，你知道，这些作品并不是你会想当然地写下来的。像《使徒行传》这样的东西，以今天的货币计算，在纸莎草纸和抄写员之间制作它需要花费数千美元。

按照古代标准，这些都是重要的作品。所以，这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卢克可能会重视尽可能广泛的观众。

理查德·鲍科姆（Richard Baucom）和其他人已经表明，像福音书这样的作品可能需要比有时编辑批评家所认为的更广泛的受众，因为他们关注的是特定的当地社区。与此同时，这也可能太过分了，因为人们通常都有目标受众。他们心中有核心受众。

他们有一定的期望，他们预想某些人会特别听到这个消息，或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谁会特别聆听这个消息。有趣的是，尽管这本书是献给提奥菲勒斯的，但最优秀的提奥菲勒斯因此是一个地位很高的人。路加福音，特别是第一卷，路加福音，是新约圣经中挑战财富最有力的地方之一，并说我们需要使用我们所有的资源来服务穷人。

与此同时，卢克预设了一群受过良好教育、富裕的观众，而不是精英。尽管卢克并不想写整个人类历史，但精英观众可以买得起多卷历史作品。他只是在写教会宣教的历史。

但他遗漏了很多我们想知道的事情。卢克的观众似乎知道很多名字。他认为广泛的地理知识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在爱琴海地区，但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他将此书献给提奥菲勒斯，最优秀的提奥菲勒斯。现在有些人认为提阿非罗是使徒行传的理想读者。奉献者通常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核心受众。

人们通常会将一本书献给一位富有的赞助人、赞助商或您希望喜欢这本书的人，从而提供良好的发行量。所以提奥菲勒斯不像核心观众，但提奥菲勒斯是观众的一部分。就教育而言，卢克似乎比马克拥有更高水平、更成熟的受众。

就希腊化侨民而言，可能比马太或约翰更是如此。路加的风格介于希腊文学散文风格和深受《七十士译本》（一种希腊方言）影响的希腊语风格之间。有些人称之为犹太希腊语。

其他人指出，这只是普通的 **Koine**。当时的犹太希腊语只是普通的通用语。但普通的共通文体并不完全是希腊文学散文文体。

所以，卢克在这两者之间有所不同。在某些地方，他明显呼应了《七十士译本》或《七十士译本》的风格，特别是当他讲述路加福音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传统场景时。有些人还在那里和使徒行传的前 15 章中发现了很多犹太主义。

我的想法是，这可能要么呼应了他的资料来源，要么只是呼应了路加明显沉浸其中的《七十士译本》的风格。他的消息来源显然也沉浸在其中。这些部分的许多来源可能是双语的。

讲阿拉姆语和希腊语。因此，您可能还会有一些流传下来的习语。我的妻子来自刚果，她会说五种语言。

有时一种语言的习语会延续到另一种语言中。使徒行传的焦点。地理焦点通常集中在城市中心，这与耶稣的公共事工常常发生在加利利乡村形成鲜明对比。

《使徒行传》经常发生在城市中心。路加经常报道精英们的皈依，尽管对此感兴趣的不仅仅是精英们。如果你属于一个在社会上不受重视的边缘化外部群体，那么能够到处引用一些人对你来说是有利的。

好吧，看，我们有一些教授，或者我们有一些富人，或者其他什么。所以不要小看我们。但无论如何，早期的基督教运动都是少数派运动。

它被边缘化了。因此，他们会很感激这一点。但他确实经常提到精英的皈依，尽管他也对表达上帝对穷人的关心很感兴趣。

《使徒行传》中特别关注的地理区域，一旦它移出它开始的犹太地区，希腊、马其顿、希腊化亚洲，主要是小亚细亚的希腊语地区，尽管他也包括其他一些地区，以及最终到达罗马，这是卢克的听众所居住的帝国的中心。因此，路加关心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他知道他的听众会特别关心这一点，而不是在福音也传播过的其他地方追踪使命。他对腓立比的描述最为详细，如果作者确实在腓立比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正如 **Wii** 的叙述所暗示的那样，那就有意义了。

当他想到观众时，他知道腓立比的信徒会对这项工作感兴趣。至少在他的脑海里，他们可能是关键的核心受众。那么，观众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外邦基督徒仍然被广泛视为犹太教的皈依者。

他们强调外邦人的皈依，而不是任何协调一致的宣教运动，但重视培养皈依者。耶路撒冷教会仍然被视为具有权威。所以某些事情必须在那里解决，就像使徒行传 15 章中那样。

路加的前提是对《七十士译本》（旧约的希腊译本）有深入的了解。我应该说的是这一时期旧约希腊语翻译的标准、最常见的形式。所以他的核心观众可能是对经文非常了解的观众。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是犹太人。人们对此进行了争论，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论据。但我仍然认为，与大多数学者一样，这些人可能是皈依犹太人对弥赛亚信仰的外邦人。

事实上，散居国外的教会是混合的，有犹太人和外邦人，但可能是教会。现在我们需要问有关日期的问题。一些人主张尽早确定日期。

我的意思是，显然没有人争论使徒行传结束之前的日期。所以，在 62 年左右之前，没有人争论过什么。但更早的日期是争论的日期，嗯，这是保罗的同伴写的。

保罗有许多年幼的同伴，但保罗在 64 年左右殉道。有些人的殉道时间晚至 67 年，但在 64 年开始的尼禄迫害下。如果路加只比保罗多活了十年，那就会把它推到 67 年。一世纪70年代中期。

支持较早日期的最有力的论据是使徒行传并没有以保罗的死结束。但请记住，使徒行传的重点不是传记本身。使徒行传的重点是宣教。

有些人注意到了使徒行传中的传记元素，我承认这一点。但这并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一部完整的作品。直到使徒行传第九章才提到保罗。

因此，尽管我在使徒行传中看到了传记元素，但它本身并不是传记。它谈论的是早期基督教的使命，因此它不必以保罗的死而结束。事实上，卢克似乎很乐意强调积极的法律先例。

保罗的处决也不会成为这样一个积极的先例。这本书也将是一个悲惨的结局，而不是一个积极的好转。卢克喜欢以积极的语气结束。

他当然以积极的态度结束了《路加福音》。他以类似的方式结束了使徒行传。好吧，另一个支持早期的论点是，你在使徒行传中看到的犹太人对罗马的影响只是在 70 年之前。

所以，这一定是在 70 年之前写的。我认为这个论点不太好，因为犹太人的影响力仍在小亚细亚等一些地方继续存在，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也表明了这一点。

所以，谈到70年代到90年代以后的日期，这是大多数学者的落脚点。第二个领导群体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60年代群体。但大多数学者将路加的年代定为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

以下是一些原因。路加福音21章看起来是70后写的，调整了语言。

在《马可福音》第 13 章中，看起来耶稣可能会在圣殿被毁的同时再来。马太福音第 24 章通过澄清门徒问题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这一点。所以，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

这些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呢？一方面圣殿要毁于何时？在另一个时代的末了，你到来的标志是什么？好吧，路加也澄清了这一点，因此当你看到耶路撒冷被军队包围时，他反而提到了令人悲凉的亵渎行为。很明显，他在这里谈论的是70，因为他谈到人们被罗马作为俘虏，作为所有国家的奴隶。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

然后他谈到主的再来。你会抬起头来，你的救赎即将来临。很多人认为路加的这个澄清只是在事后、70年后才变得更加明确。

以巴比伦为模板来看待耶路撒冷的毁灭在70年后很常见。虽然将罗马视为新巴比伦实际上也比这更早。而且，剧情发展似乎也有一些70年代发生的事情的回响。

我的意思是，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和其他地方似乎恳求耶路撒冷在还有时间的时候回转。但在使徒行传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在使徒行传第21章和第22章中，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2章中的讲话可以被视为对耶路撒冷人、民族主义的耶路撒冷人的最后恳求。

不要选择对外邦人采取暴力，而是要对和平持开放态度。尽管是外邦人挑起的，但民族主义激进抵抗的进程最终导致了可怕的悲剧和耶路撒冷的毁灭。在我看来，在读完这篇文章后，卢克似乎是在回应这类事件。

有人说，那么，为什么没有描述耶路撒冷的毁灭呢？好吧，你知道，如果你谈论的是1910年的某件事，而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30年写的，你不一定会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你的叙述结束于1910年。它结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发生了。同样，他也不必将这件事叙述为已经发生。

他将这件事描述为预言中发生的事情。我们从叙述中知道耶稣的预言成真，就像第二次降临也会成真一样。所以，旅伴还是可以适合70后、90后的。

同样，他的大多数旅伴可能都比他年轻。他们是初级旅伴，除了巴拿巴和西拉，他们似乎是同龄人。70到90争论中的另一个要点是路加使用马可福音作为资料来源。

很清楚。他清理了马克的语法。当人们真正尊重更高层次的语法时，马克不会采用卢克，然后使用更多的街头语法，就当时被认为更高的语法而言更高。

路加使用马可福音作为资料来源。我们知道路加使用了资料来源。他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中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这一点。

马可福音可能写于64年左右。学者们通常将马可福音的日期定在64到75年间。我赞成马可福音较早的日期。

事实上，我们不知道。马克可能早在这之前就已经写好了。有人认为，这本书可能是在40年代写成的。

但从我们从帕皮亚斯那里得到的信息来看，如果马可从彼得那里得到这些东西，很可能是他在罗马和彼得在一起时从彼得那里得到的。既然如此，彼得殉难之前的60年代（可能是64岁左右）的日期对马克来说是有意义的。尽管马克可以在获得材料后发表。

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把日期定在60年代，我们就必须为马可福音的流通留出足够的时间，以便卢克将其作为可用的来源。所以，70岁以后的某个时候是有道理的。现在，一些人主张将日期定得很晚。

有些人认为这是基于对约瑟夫斯的依赖，因为约瑟夫斯也提到了我们在使徒行传中提到的一些事情。但我是这样看的。如果约瑟夫斯所叙述的这些事件不是简单地编造的，那么这些事件就是已知的，除了约瑟夫斯之外的其他人也可以知道它们。

你不必等到约瑟夫斯写下他们，才能了解他们。此外，他在犹太、加利利人和图蒂斯方面与约瑟夫斯最接近的地方，他与约瑟夫斯相矛盾，这听起来不太像他在这一点上依赖约瑟夫斯。

现在，有些人已经约会了，这些人主要是我在这里谈论的人，他们在 90 年代与使徒行传约会过。在学者的数量中，如果你进行一项调查，而调查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我实际上是根据信息进行这项调查的，尤其是来自于二世纪的人的信息。他对大多数观点的调查，根据他大约10年前所做的调查，从我说话的时候起，大多数观点在70到90之间。第二个主导观点是在60年代。

第三个主流观点是在20世纪90年代。

最少的观点是在第二世纪。现在，由于两位学者专门撰写了有关第二世纪的观点，因此自那时以来，第二世纪的观点有所增加。

理查德·佩沃特和约瑟夫·泰森。泰森认为它的年代比理查德·珀沃晚，他认为这与二世纪的马西恩有关。没有多少学者能走那么远，特别是因为你无法真正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分开那么多。

理查德·佩尔沃确实将它们分开，尽管他承认有一个共同的作者。但对于我们这些认为《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应该一起阅读的人来说，因为《使徒行传》1:1 尤其指的是前一卷，基本上就像历史学家写第二卷的方式一样，首先提到上一卷。如果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联系在一起，那么使徒行传的日期不可能比路加福音的日期晚太多几十年。

我们有理由将路加福音的年代定为第一世纪。而且，因为我支持保罗的一位旅伴，同样，该观点的批评者也承认这是大多数观点。因此，我认为这么晚的日期有很多弱点。

当然，如果它是保罗的旅伴，你就不能将它定为马吉安时代的年代。现在，我还有另一个理由主张尽早约会。这个原因与我在本书的目的方面所争论的一些事情有关，我稍后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但我相信，当我开始对使徒行传进行注释时，我并不相信这一点，我知道这个观点，但我并不持有它。但读完使徒行传后，我接受了这个观点，因为我很清楚使徒行传的最后四分之一是保罗被囚禁的故事。卢克和他在一起。

这对卢克来说非常重要。这就是该部分如此详细的原因之一。但你知道，你不具备其他部分所具有的一些特征。

你没有太多的神迹奇事，尽管你确实有它们出现。大部分发言都是辩护发言、致歉发言。你说，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路加在整本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都有一个护教议程。

在他的第一卷中，它表明耶稣是无辜的，任何指控都会使他被正确地谴责为反对罗马帝国的叛徒，因为有人领导了反对罗马帝国的叛乱。耶稣对此是无辜的。可能，因为他写信给信徒，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都同意他的观点。

有些人认为使徒行传写得就像法律摘要一样。它实际上不像法律摘要那样写，但它确实包含了法律摘要中会出现的问题，这不会是像这样的完整叙述。但如果你翻阅使徒行传，你就会知道，使徒行传有四分之一的内容是保罗被拘留，保罗在拘留中为自己辩护。

对保罗最具破坏性、可以提出一些证据的指控是保罗煽动骚乱。这是一项煽动叛乱的指控，《使徒行传》24章5节。你翻阅《使徒行传》的其余部分，路加提到保罗传道的许多地方都发生了骚乱。现在，如果你要为保罗辩护，反对这项指控，你为什么要提到骚乱呢？好吧，大概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骚乱是众所周知的。

所以，路加所做的就是表明保罗没有煽动骚乱。你读过保罗的信，他不是那种会煽动骚乱的人。那不是他的议程。

但显然，人们指责了他。路加表明，不，这不是保罗。正是那些指控他的人，那些想让保罗陷入麻烦的人，才犯下了煽动骚乱的罪行。

现在，这很有趣，因为这是古代一种常见的防御技术，可以将指控转嫁给原告。现在，为什么在保罗去世几十年后这仍然是一个问题呢？我相信，在对保罗的指控仍然新鲜的时候，这将是相关的。这适用于60年代的约会，但这不是我所主张的。

但如果你想证明保罗还活着，你知道，显然他需要辩护。但他可能更需要辩护简报的形式，而不是像我们在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中那样的完整叙述。但保罗去世后不久，指控仍然新鲜。

这些指控不仅反映在保罗身上，也反映在散居国外的教会身上，因为保罗被认为是外邦宣教的领袖。所以，你知道，如果保罗被辱骂，保罗就被指控为罪犯，这对所有教会来说都是不好的。你在新约的书信中读到了这一点。

在《提摩太后书》中，它谈到了这一点，你知道，这个人并不以我的锁链为耻。腓立比书第一章谈到那些只想在监狱里给保罗带来麻烦的人，但保罗却因为捍卫福音而受到审判。所以，看起来保罗的遗产和侨民宣教的遗产是联系在一起的。

有些人因为保罗被监禁而想与他断绝关系。因为他的处决。但路加在他的平行卷中可能暗示，正如耶稣是无辜的一样，保罗也是无辜的。

出于政治原因，这两起案件都是司法腐败。所以我们不应该与保罗撇清关系，而应该承认他所做的是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可能是在保罗的遗产仍然受到争议的时候写的。

可能不是在 90 年代写《克莱门特 1》的时候，但可能是在 70 年代，甚至可能是 80 年代。所以，我主张将日期定在 70 年代。现在，这些日期都不确定。

所以，我只是向您提供论据，说明为什么我认为某些事情比其他事情更有可能发生。60年代是可能的。80年代是可能的。

我认为，90 年代正在推动这一趋势。第二世纪，我认为根本不可能。我认为 70 年代是最有可能的日期。

而且，你知道，许多福音派学者，我就是其中之一，都是 70 年代的人。有人说福音派学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60 年代。嗯，有些人这样做。

有些日期稍后。本·惠廷顿的日期比我晚一点。但是 FF Bruce 在他的《斧头评论》第三版中特别令人信服地阐述了 70 年代之前的日期的论点，改变了他对 70 年代之后的日期的看法。

所以，我这么说只是为了让你们中那些听说过每个人、每个人都应该把它定为 60 年代的人，只是为了让你们知道。后来我确实有公司约会。无论如何，无论何时你约会它，流派就是历史的流派。

所有历史都是有目的的。历史可以很有趣，但也必须内容丰富。历史，至少如果是为精英而写的话，就需要表现出修辞的艺术性。

卢克也有这样的一些，尽管不是你在精英作品中看到的那种。因此，人们写它是为了娱乐，这样你就会喜欢阅读它，但它必须基于信息。小说必须具有娱乐性，但不一定要以信息为基础。

历史的另一个要素是它需要准确性。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细节都必须精确。但这确实意味着它必须基本准确。

除了历史的提议之外，还有其他的提议。传记已被提议。查尔斯·塔尔伯特（Charles Talbert）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他重振了传记和福音书的论点，这是正确的，理查德·伯里奇（Richard Burridge）在他的剑桥专著中几乎表明这确实符合福音书。

现在大多数学者都同意这一点。塔尔伯特也在《使徒行传》中对此进行了论证，因为它重点关注主要人物。这也符合路加福音第一卷。

所以，耶稣、彼得和保罗之间有连续性。塔尔伯特正确地指出，我们稍后会看到更多内容。塔尔伯特主张传记继承叙事，尤其是在哲学传记中，有时你会会有一个关键人物，然后你会与其他人物进行继承叙事。

有些传记中有多个人物，但通常不会有像使徒行传那样的单一卷，第一部分只关注彼得，第二部分只关注保罗。所以，大多数学者并不认为这是传记。事情并没有随着保罗或彼得的死而结束。

而且，许多古代史学都以传记为重点。书写古代历史的方法之一是以传记为重点，重点关注主要人物。多卷历史有时包括一卷或多卷专注于单个角色的历史。

因此，你有由许多作者撰写的多卷历史，他们的历史中会有一卷或两卷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继承叙述不仅出现在传记中。尤其是当你只有继任者的哲学名单时，这种感觉就不那么强大了。

但我们确实有一些连续的传记。因此，虽然我同意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即使徒行传是一本历史专著，但传记是历史的一种子类型，塔尔伯特的提议中有许多有用的元素。路加写历史的方式以传记为重点。

这也符合我们在《平行生活》中的内容，即一些古代人物的平行传记。因此，可能存在一些重叠。我认为这是一种历史学的传记方法。

在下次会议中，我们将研究一些关于使徒行传类型的其他提案，包括小说，并再次回到多数提案和我所主张的提案，即《使徒行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专著。

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 1 节，作者身份、日期和流派。